



茗溪月下吟

蔡圣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茗溪月下吟

——圣昌散文随笔集

蔡圣昌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茗溪月下吟/蔡圣昌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化中国·文艺卷 谢祥皓 江雪 主编)

ISBN 978—7—02—006738—1

I. 茗... II. 蔡...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732806 号

责任编辑:廉 萍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铭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80 千字
印 数	1—1050 册
书 号	ISBN 978—7—02—006738—1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苕溪月下吟(自序)

我虽然生在乐清,但自小在湖州长大。湖州的山水与我有太多的情感。湖州丰富的文化底蕴始终滋润着我。

我所居住的小区跟苕溪近在咫尺,许多时候,当我在窗前伏案写作时,苕溪河中轰隆隆的船舶响声就透过窗户传到我的耳边,使我常常忆起昔日在河埠头戏水看船来船去的美好时辰。我的写作常在夜晚进行,在晴朗的秋夜皎洁的月光会透过窗棂进入我的书案,那月亮像一个调皮的女孩她一会儿趴在我的窗户上看看我,一会儿又躲到云层里去。有了月亮的陪伴,我的思绪会像月光一般源源不断地流出。昔日姜尧章词中有“无奈苕霅月,又照我扁舟东下”之句。受此启发,我将我的散文集取名《苕溪月下吟》。

此集大部分文章曾在《湖州日报》和《湖州晚报》上刊发过,对辛勤为我编发稿件的马红云、徐惠林等编辑老师我深表谢意,还有《书屋》杂志的编辑同志,我们素未谋面,却给予我许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自序	(1)
----------	-----

闲适人生

早间听鸟鸣	(3)
动物本性之美	(5)
鸡脚芥菜	(8)
柴卜子	(10)
去乡下吃好日酒	(13)
生活中不能没有酒	(16)
摸螺蛳	(18)
蛙声聒噪断想	(20)
难忘同心情	(23)
寄语兵妈妈	(26)
建筑工地上的年轻工程师	(29)
老师你们好吗?	(31)
如厕联想	(34)

捉鱔鱼	(36)
着急生二孩的阿勇	(39)
乡下表弟来做客	(41)
晒书记	(43)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	(45)
面黄昏粥半夜	(47)
战友在美国画画	(49)
公园里的石头	(52)
傍河的公园	(55)
荡部	(59)
刘事务长	(61)
妻子的五个娘舅	(64)
闵老师	(67)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69)
小区里的花	(71)
两位潘老师	(73)
我和陈鹏举的友谊	(76)
自考的日子很快乐	(79)
童年的菁山	(82)
西安的石榴	(90)
吃大米的联想	(92)
白鹭	(94)
月亮的心念	(96)
网上打牌	(98)
去歌厅唱歌	(100)

茉莉花开的季节	(103)
同学都是属马的	(106)
胖金妹	(109)
拉练走延安	(112)
工地上的第一抹阳光	(116)
清明要脱三只壳	(119)
采白蘋	(121)
吃笋还请来湖州	(123)
杼山访古	(126)
敷山寻觅沈亚子	(129)
法华寺情缘	(133)
金盖山访纯阳宫	(140)
登仁皇阁	(142)

读书随笔

《饼斋的尺牘》读后	(147)
秦九韶的是与非	(154)
从美女到水妖	(159)
影响海涅一生的三个女人	(163)
读一个鲜活的契诃夫	(174)
文人的春愁	(182)
春愁把笔自然生	(185)
苏东坡与贾耘老	(189)

杂 文

- “亲家婆”，偷不得…………… (195)
- 跟谁姓好…………… (197)
- 不只是打牌而已…………… (199)
- 为难觅鲨鱼松而叫好…………… (201)
- 不想赶时髦…………… (203)
- “远庖厨”和“近庖厨”…………… (205)
- “厌胜之法”及其他…………… (207)
- “站封面”和公费出书…………… (209)

小 说

- 1971 年的苕溪兵…………… (213)
- 沉没…………… (250)

闲适人生

早间听鸟鸣

早间听鸟是一种享受，住在湖城小区内，四处绿树掩映，每当东方微露小区尚睡之时，常有白头翁立在屋顶之上，啾(jiu)啾之声圆润响亮悠悠远播。人说画眉叫声婉转，我以为不及白头翁之鸣悠扬和清脆。

有时候，白头翁成双结对，前后屋顶各站一只，它们旁若无人迎风鹤立，叫声则此起彼伏互有应答，听后令人羡慕不已，真想加入它们之中让自己也成为一只鸟儿算了。它们无忧无虑，不用为工作的称心如意而苦恼，为职位的升迁、住房的大小及子女的安排而劳作！

早间听鸟，或倚阳台，远眺青山，或伏书案，浮想联翩，时闻远方的子规鸟在啼鸣：“谷谷——谷！”“谷谷——谷！”那声音传自远方的旷野，寂静的山谷，清凉而激越，深沉而亢奋。李白有诗云：“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李白感叹的是蜀道艰难，长江峻险。如今，斯人已去，沧桑变迁。“寻春路，昨日子规啼血处。”子规声里，我听到了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申湖航道内的轮船汽笛声，我听到了野田里春耕播种的喧闹声。

早间听鸟，最讨厌的当数麻雀的叽喳之鸣，它们一群群，一窝

窝，几十只，几百只，甚至几千只。黑压压的，乱糟糟的，唧唧喳喳，吵吵闹闹，像幼儿园小朋友在争吵，杂乱无章却也无忧无虑。

湖州自古山水清远，苕霅两溪横贯城中。早间听鸟，如缘溪行，间或能听到一二声姑恶鸟鸣。姑恶是一种水鸟，通体墨黑，时常孤独栖身溪边水草之中。《本草纲目》载：“今之苦鸟，大如鸠，黑色，以四月鸣，其鸣曰苦苦，人都恶之，俗以为被其姑苦死所化。”姑，词典上解释为“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婆婆。苏东坡曾作《姑恶诗》：“姑恶，姑恶，姑不恶，妾命薄。”诗人范成大曾隐居湖州多时，常行苕霅间，多闻姑恶鸟鸣，作《后姑恶诗》云：“姑恶妇所云，恐是妇偏辞。姑言妇恶定有之，妇言姑恶未可知，姑不恶，妇不死。与人作妇亦大难，已死人言尚如此。”旧社会，一般人家都是婆婆当家，媳妇过门后受到婆婆虐待时有所闻。如果媳妇家贫穷，陪嫁很少，那就越发被瞧不起。这就是“姑虐妇”深刻的社会原因。

听姑恶鸟鸣，想想那神话般的传说，觉得今非昔比。如今哪里还有婆婆虐待媳妇的事情发生呢？倒是常听说媳妇不孝顺长辈的多！姑恶鸟鸣之声，已不再是凄声楚楚，而是清脆又响亮了。

2011年11月20日《湖州日报》

动物本性之美

人之初，性本善。此善良之本性，是动物的原始之美。春天鸟鸣，夏天蛙鸣，秋夕虫鸣，还有那婴儿之啼哭，这些都是动物天性所具有的，不带任何的矫揉造作，惟其自然，才成为美。群猪争食，奋力拼搏，此为天性之美。有一首诗写得好：“倚栏闲看小猪儿，一个强梁把众欺。纵使糟糠独食尽，先肥未必是便宜。”诗描写一群小猪互相排挤奋力争食，猪又傻又笨，争食并不能预见其养肥之后被宰杀的命运。但其单纯可爱，不带任何心机，便是天性之美。

常见孩子们喜欢跟动物一起玩耍，他们爬在泥地里观察蚂蚁搬家，还特意去拍了一只苍蝇放在蚂蚁旁边，看它们如何齐心协力地将苍蝇搬到家里去。夏天他们用手掌心去逮知了。一扣一准，夜晚时就去屋檐下掏鸟窝。为什么他们跟动物亲密接触而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而如今有些上了岁数的大人，见了动物反而害怕，怕什么呢？一个原因是怕脏，嫌小动物在泥地草丛里粪坑里出没，身上沾满了细菌。再就是怕会被动物咬上一口。小孩子为什么不怕呢？这也是孩子们的天性之故。此天性就是可贵的美。星期天在公园里，见到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名孩子在玩

耍，小孩子刚刚学步，见到草地好玩便要赤脚，而母亲却不让其赤脚，说草地里会有虫子。大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小孩子身上，完全不顾孩子们的天性，这是在阻碍美的本性的传播。

苍蝇在人们的眼中是一种很肮脏的小动物，它身上会有许多的细菌。所以，人人见了要拍它。而日本的俳句家小林一茶却在苍蝇身上发现了动物的本性美。他的一首诗写道：

“空空荡荡庙庵堂，苍蝇戏耍静悄悄。

别拍打，苍蝇已经在作揖。”

我初读这首诗，心灵即产生一种震撼。是什么东西让我震撼呢？这便是动物的本性的美。是人之初的那种善良的本性。有了这种本性我们去观察苍蝇就觉得它也有可爱的一面。能使我们产生同情心。

小林一茶出身很苦，他四岁失去双亲，52岁才讨上老婆。老婆为他生了四个孩子。可是，由于贫穷，孩子们先后夭折，妻子也先他而去。正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才特别同情小动物，同情孩子们。

“麻雀无爹又无娘，寻找游伴来我旁。”

这是在感叹失去爹娘的孤儿，他们那么孤单。

我在夜晚出来散步，常见有那小狗被主人牵着，每行一步都要受到限制。有那小狗处在发情期，见了异性天性使然要过去，往往被主人活生生地拆散。我恨这些养狗的人，岂不是太过了，你们自己有温暖的家，温暖的被窝，却要干涉动物的生活。还不如让其回归自然，让它作一只野狗好！

《诗经》有许多诗篇是赞美动物本性之美，如《豳(bin)风·七月》是赞美蛭蛭儿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

入我床下。”诗里的蝥蛄儿好像是家庭中的一分子，七月里它在野外，八月里来到了屋檐下，九月在家门口转来转去，十月就爬到床底下了。这样的小动物跟人类在一起生活，和谐而融洽。如今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用钢筋水泥把自己完全和自然割裂开来的人们，见了蝥蛄儿、蚂蚱、知了，就像看见敌人一般，恨不得立马把它们赶出家门。前一阵子，有居民在小区里听到青蛙叫，觉得烦死了，非要把青蛙赶尽杀绝不可。可他们却忘记了曾几何时你还在乡下每晚要枕着蛙鸣睡觉。为何变化如此之快？而等到有一天，一切动物灭绝了，人类自己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2011年4月11日《湖州日报》

鸡脚芥菜

三月三日天气新，雪川两岸多丽人。春光明媚的三月三，我和妻及舅老一家共六人结伴来到菱湖荻港踏青。舅老他们本姓章，在荻港古村，绝大多数人家都姓章，舅老的祖父辈自荻港来到城里后，慢慢地和乡下的亲戚断了联系，舅老也曾去过荻港的老河埠头，每一次去都会产生无尽的遐想。荻港当年盛产白丝，白丝出口欧美，让荻港出尽了风头。章姓大族，也出过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和大学教授等几多名人。如今我们踏进临湖的船埠头，看见昔日一间挨一间的临河店铺依旧开着，廊檐和木条靠凳依旧完好，虽然生意清淡，少见有舟楫往来，但古风犹存。店铺的老主人不慌不忙，笃笃定定，他们似乎并不在乎生意的好坏。古镇的南边，现代化的农庄别墅错落有致，在荻港，现代文明脚步和古代文明的遗迹是和谐统一的，而村子又出奇得干净，很少见鸡鸭犬这些小动物，看不到一点垃圾。

游玩了几处景点，最后我们来到了荻港渔村，有几个游客正饶有兴致地闲心垂钓。拂动树枝，轻轻地踏过池塘柳岸，足底在泥地上亲吻。在嫩笋一般的芦苇丛里，有几尾半尺长短的银白色鲫鱼正在那里穿来钻去戏耍排卵，仿佛触手可逮，鱼儿对游人全然不顾，知道我们不会逮它吗？那副悠闲的模样，真真羡煞我辈。

忽然间，有女同伴发现了岸边野地里开着淡淡小白花的野芥

菜，有的则刚刚长出四五片叶子。“春在溪头荠菜花”，多美的荠菜啊，妇女们禁不住欢喜首先投入到采摘荠菜的行列中。

那荠菜很怪，仿佛故意要躲着人似的，看着很多，当你真要找它时，它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好半天也找不到一棵。突然，舅老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叫了起来：“好一棵鸡脚荠菜！”“鸡脚荠菜？”多美的称呼！为什么要叫它鸡脚荠菜？好奇心让我去探个究竟。我看到舅老的手掌心托着一棵瘦瘦的、小小的，叶片上的锯齿生得有棱有角的荠菜。这样的荠菜明显跟菜市场里买来的荠菜不同，菜市场那里的往往叶片肥大，锯齿形状也带一点椭圆形。而鸡脚荠菜是贴着地面生长的，它灰灰的本色跟泥土颜色相差无异，你不细看很难发现。即便你发现了，往往会嫌它特别瘦小而忽略，只有当你不嫌弃它把它完整地挖出来，你才发觉它原来还是蛮大的一棵，那形状正如那鸡脚在泥地里留下的一个脚印。

苏轼说过：“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今天呢，我们不是在“时绕柳堤求野荠”吗？一些上海游客见状也欣然加入“求野荠”的行列。不到半个时辰，我们居然每人都“求”到了一大包，合在一起够包一顿野荠馄饨了。

荠菜的野香是特别的，它带有田野的香味，吃一口，齿颊留香。《诗经》上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那可是最早赞美荠菜的诗句吧。陆游写过《食荠十韵》，他称赞说：“唯荠天所赐，青青被陵冈。珍美屏盐酪，耿介凌雪霜。”有美食家称誉的苏东坡更是对荠菜赞不绝口，他说：“君如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鄙厌也”（你如果知道了荠菜的滋味，那么你连山珍海味都不想吃了）。古人对荠菜的赞美早就脍炙人口了！

2012年5月13日《湖州日报》